

从《海上无航标（节选）》看转喻的语篇连贯作用

曾冬青

(闽江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8)

摘要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转喻观为基础,对意识流小说《海上无航标(节选)》中的转喻使用情况加以考察,研究发现转喻在该作品的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各层次均有体现,对其语篇连贯的生成和理解起到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 转喻;语篇连贯;《海上无航标》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6.398

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第十三课《海上无航标》(下文简称《海》)选自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写于1960年的同名小说,该小说从第一人称角度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主人公在海上航行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该作品虽缺乏连续的情节,却不乏意识的流动和情感的流淌,虽没有典型的传统小说所该有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这样的情节主线,却并不影响其连贯性,这在一定的程度有赖于文中出现的不少转喻,因此本文将从认知转喻的角度对其加以解读,以期能拓展对该作品的理解维度。

一、转喻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对隐喻研究的提升,转喻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深入。和隐喻一样,转喻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动的方式。与隐喻的跨域映射不同,转喻是同一认知域中的映射。Radden和Kovecses(1999)认为,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中,一个概念实体(即源域)为另一概念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1]与隐喻基于相似性不同的是,转喻的本喻体之间是基于“相关、联想”的一种替代关系,人们利用对某事物的熟知或其突显的特征来代替该事物,通过对中心的和高度突显的特征来认识边缘的、不那么突显的方面,因此转喻的突出特点是凸显性和邻近性。隐喻和转喻并非毫无关联,同为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方式,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互动和交叉,如隐喻转喻现象,即一个表达式里既有隐喻性又有转喻性。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篇的连贯不仅仅体现在显性的语言层面,更依赖于隐形的概念和认知的维度,因此从转喻这种基本的认知角度对语篇加以分析,能加深对语篇连贯的认识。下文将对《海》的节选中的转喻加以分析。

二、《海》中的转喻分析

Barcelona指出,转喻甚至可能是一种比隐喻更基本的认知方式。^[2]因此,在语篇连贯性的生成和识解过程中同样也离不开转喻机制。Panther & Thornburg从语用功能角度,把转喻分为指称转喻、谓词转喻和言外转喻,指称转喻具有指称转换功能的转喻,即一个词转指另一个词;谓词转喻是用一个陈述来转指另一个不同陈述,通过一个潜在的事件(如某一行为的能力、可能性、允许、义务)来转喻其与某个实际事件之间的联系。言外转喻是指在由若干个部分组成的言语语境中,每个言语行为都表示一个言语语境,而每个言语语境又可转喻整个语境。从语篇层面看转喻,它应当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只要对语篇的组织结构、信息发展、衔接与连贯起作用,则都将其称为语篇转喻。转喻不仅体现在词汇、句法层,也体现在语篇层面,可以对语篇的信息结构、主位推进、衔接与连贯等起着重要影响,是语篇建构的重要手段。^[3]

从《海》的节选可以看出,语言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句法、语篇都有转喻思维的存在。

1. 词汇中的转喻

首先在词语方面,如:

I have never had much of an eye for noticing the clothes of women.. she wears soft rich colours, dark red, olive green, midnight blue.

在短语“have an eye for”中,eye指代欣赏的能力,凸显了眼睛这个具体的人体器官对于人的欣赏能力的重要作用。而用soft rich colors来指代劳拉穿的衣服,突出衣服的颜色,更好地反衬出劳拉优雅的品味、与众不同的气质。主人公虽认为自己向来不太会欣赏也不大注意女人的衣着,但对劳拉衣服的颜色描绘具体、用词细腻,暗含他对劳拉无时无刻的关注和爱慕之情。又如,作者用“has used his eyes”和“kept his ears open”来形容上校,借用视觉和听觉两种重要器官来凸显他“见多识广”,这与文中它还提到上校有关海鸟的丰富知识前后一致,突出他阅历丰富、知识广博这一特点,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Dirven认为功能转换也是一种转喻。^[4]英语中经常出现的名词与动词,形容词与动词或是名词与形容词之间的词性转换都是转喻认知的体现。在《海》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在“I once flattered myself that I was an adult man”这一句中,adult由常见的名词用法转变成形容词,用“成年人”来指代这一年龄人群中的“成熟”特点,体现了以整体代部分的思维方式。埃德蒙曾自嘲为老成稳重,因为过去他生活“有条不紊,目标明确,事业有成”,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多愁伤感、傻得天真、傻得可爱,表明他前后人生态度的巨大反差,很好地呼应了文中的主题。又如,“I want my fill of beauty before I go”这一句中fill由通常的动词变为名词,凸显“填满”的这种状态,弱化这一行为动作本身,表达了主人公内心强烈渴望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情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而过去他一心专注世界大事,只是偶尔借诗歌或音乐消遣放松一下,再一次烘托出其人生观的突变。

2. 句法中的转喻

谓词转喻是用一个陈述来转指另一个不同陈述,通过一个潜在的事件(如某一行为的能力、可能性、允许、义务)来转喻其与某个实际事件之间的联系。在该作

品中,有些句子的表述就是谓词转喻的体现,例如:

1) How my friends would laugh if they knew I had come to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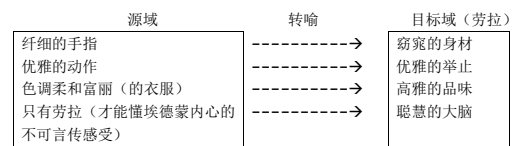
2) I would never have believed in the simple bliss of being, day after day, at sea.

3) God, is there no escape from suffering and 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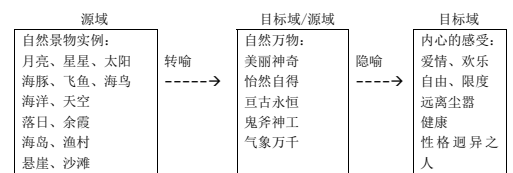
在第1)、2)句中,作者用虚拟语气来表达她说要陈述的内容,和陈述语气相比,虚拟语气起到强调信息的作用,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用这种特殊的句型来替代陈述句,体现了转喻思维的凸显性,此外,第2)句的虚拟句型的条件从句也被省略,直接用结果来替代条件,又是一重转喻。通过这样显著度高的句型,作者很好地表达了主人公对于原先忙碌碌生活的逃离以及对现在简单幸福生活的享受。第三个反问句型也比陈述句更具有显著度,再次表现了主人公埃德蒙想要逃离苦难和罪恶的愿望。

3. 语篇层面的转喻

从宏观来看,整个语篇中贯穿的转喻性思维对于人物的塑造也起到有效的作用,比如作者在描写劳拉时所使用的转喻,如下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作者用劳拉的手指代表她的身材,优雅的动作指代她的举止,衣服的颜色代替她的品味以及对埃德蒙的内心感受的理解表示她的聪慧,均体现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思维,通过对她身上突显性的特征的勾勒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内外兼修的劳拉形象。由此可见,语篇转喻包括各种对语篇的组织、信息的流动、主题的表达起到宏观作用的转喻。《海》的主题连贯的表达也离不开这样宏观转喻思维的作用,如图3所示:



上图所提的各种景物散落于文中各处,通过描写主人公在海上航行中最常见的各种景物,如日月星辰、飞鱼海鸟、落日红霞、海岛渔村等,作者以点带面描绘出了一幅自然的全景图。自然万物除了带给埃德蒙的愉悦、震撼之外,更令他反思过往追名逐利、忙忙碌碌的生活。其实这里是典型的转喻思维的双重思维的展现,作者先是以人们熟悉的典型的景物来转喻自然,以部分代整体,提高了读者理解的经济性,而转喻后的目标域“自然”又成为作者借景抒情的源域,通过隐喻机制,以有形、具体的事物代替抽象的情感,自然被赋予了人的各种情感和思想,表达了埃德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对身体健康的渴求。

四、结语

转喻作为一种人类基本认知方式,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次。通过对《海上无航标(节选)》的研究,发现转喻机制在该作品中的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三个方面均有诸多体现,且对语篇连贯性起到重要的作用,使得作品中的各种物象形散而神不散,有效地促进了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

参考文献

- [1] Radden, G. and Ko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 Panther R.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91-120.
- [2] Barcelona, A.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31-58
- [3] 魏在江. 语篇转喻综观[J]. 外语学刊, 2007(3): 32-37.
- [4] Dirven, R. Conversion as a conceptual metonymy of event schemata [A]. In K. Panther R.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275-287.

作者简介:

曾冬青(1977年一)女,汉族,福建古田人,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以及认知语言学研究。